

# 不算糟糕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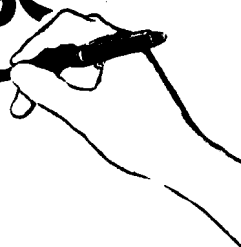
何三坡/主编 *Great Masters of Literature*



# 不算糟糕的作家

何三坡/主编

*Great Masters of Literatur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算糟糕的作家 / 何三坡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8

(艺术札记系列)

ISBN 978-7-300-11098-1

I. 不…

II. 何…

III. 艺术—随笔—文学评论—世界

IV. I1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0287号

### 不算糟糕的作家

何三坡 主编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开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张 5.5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25 000

定 价 2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编辑手记

循着人类的足迹，慢慢回溯，在心灵的花园中，就能不断地与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大师进行无数次美妙的邂逅。每一次邂逅，都充实而生动，美丽而感人。

浩瀚的星空，漫长的历史中，电影、音乐、美术、文学等各路人间精英，用绝妙的笔、用卓越的智慧书写了人类的心灵世界，描绘了精神的未来，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那些在历史巅峰上的声音，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的巨浪，那些在历史星空中的名字，都不应该被遗忘。

为此，我们精心为读者编撰了《艺术札记》系列丛书，收录了上个世纪艺术大师的札记。本书所录，是文学大师们的随笔与札记。

“书，就是两个相爱的人的故事。是这样，他们相爱而无成见。”杜拉斯的这句话，瞬间将我击中，事实何尝不是如此呢？当然，在阅读和编辑《艺术札记》的过程中，我们的感受远不止此。

尽管文学盛名有如潮水起起落落，然而，普鲁斯特、卡夫卡、伍尔夫、博尔赫斯、鲁迅、艾略特……这些人是水中永不沉没的礁石，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名词背后，隐藏着天光一样的思想，他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写作理念、阅读心得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作为读者，我们惊讶于他们的沉静和热诚、超脱和世俗，在阅读这些篇章的时候，我听到了美而持久的声音，它们鲜活而有趣，就像塞万提斯的微笑。

阅读时，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慢生活的乐趣，清晨或者傍晚，随便翻开本书

的任何一页，都能快速被吸引。为人类而艺术的索尔仁尼琴，加缪对哲学与小说的思考，福克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真情告白，总能带给人莫名的感动。或许，在物质涌动的年代，文学才是净化心灵的最好方式。

然而，在面对无以计数的文学作品时，很多人失去了判断力，不知应该拿起哪一本，不知自己选择的书是否值得为它花费时间。在犹豫和徘徊后，最终选择的还是一些抄袭和模仿的赝品。那些真正具有震撼的美的作品却被覆盖和湮没了。只有少数敏锐和智慧的眼睛才能发现它们。

此书就是读者最好的指南针，它指向的是最经得起考验的文字，经典作品是可以永远让我们受益的。而它们需要的不是评论，是静静地欣赏。

# 序

几乎从一生下来，我们就待在无边的现实里，随着成长，你愈来愈发现它的辽阔、沉重与艰难。后来，有一天，可能因为一首诗，一篇小说，一幅画，一部电影，一个瞬间，你的眼前展开了另外一个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被人们称为艺术。

千百年来，有关这个奇妙世界的传说很多，我比较相信德国画家贝克曼的一个说法：艺术是最有趣的游戏之一，就是这种游戏，化解了人类的沮丧与艰难。

这些游戏的趣味之处还在于，它有这样的魔力：有时候让我们陶醉、狂喜，有时候让我们悲痛、伤怀，它常常会让我们在歌哭之后，回到物质世界里，开始更加珍惜我们生命的美好与光辉。给我们带来这些游戏的人，通常被称为艺术大师。他们在用怎样的魔法，让我们欢喜悲伤？让我们超越平庸的生活？让我们拥有另外一个诗意的世界？

这些秘密，一直让年轻时代的我倾心不已，我相信仍有更多的年轻人向往它，而这套丛书，试图给你一把钥匙，希望你用它打开所有的秘密。

是为序。

何三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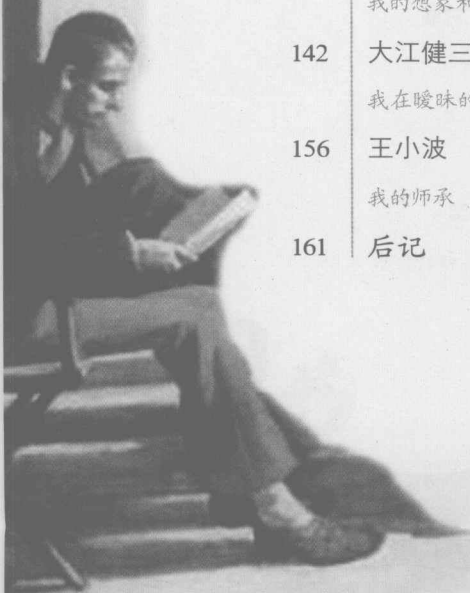
2009年4月于北京燕山

# 目录 Contents

|     |              |     |
|-----|--------------|-----|
| 002 | 杜拉斯 法国       |     |
|     | 历史、音乐和词句     | 003 |
|     | 关于一本书        | 005 |
|     | 说说埃米莉        | 010 |
| 018 | 科塔萨尔 阿根廷     |     |
|     | 体验与想象        | 019 |
| 026 | 伯尔 德国        |     |
|     | 我眼中的废墟文学     | 027 |
| 034 | 鲁尔弗 墨西哥      |     |
|     | 佩德罗·帕拉莫和我    | 035 |
| 044 | 索尔仁尼琴 苏联     |     |
|     | 为人类而艺术       | 045 |
| 054 | 格里耶 法国       |     |
|     | 新小说          | 055 |
| 064 | 冯尼古特 美国      |     |
|     | 我想，我是个不算糟的作家 | 065 |



|     |             |     |
|-----|-------------|-----|
| 070 | 卡尔维诺 意大利    |     |
|     | 向迷宫宣战       | 071 |
| 076 | 格拉斯 德国      |     |
|     | 我喜欢大言不惭地撒谎  | 077 |
| 082 | 马尔克斯 哥伦比亚   |     |
|     | 番石榴飘香       | 083 |
| 116 | 昆德拉 捷克      |     |
|     | 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 | 117 |
| 132 | 巴思 美国       |     |
|     | 我的想象和推理     | 133 |
| 142 | 大江健三郎 日本    |     |
|     | 我在暧昧的日本     | 143 |
| 156 | 王小波 中国      |     |
|     | 我的师承        | 157 |
| 161 | 后记          |     |



在城市, 在村镇, 在各地, 作家是孤独的人。他们无时无处不是孤独的。

——杜拉斯

# 杜拉斯

Duras

法国 (1946—1996)



终于，许多人都认识她的《情人》了。

她的贡献当然不止小说，看过《广岛之恋》与《长别离》的人就知道，那两部片子何以会在戛纳电影节上荣获大奖。

她生于越南，18岁才随父母回到法国，29岁开始文学创作时，已取得了法学和政治学的学士学位。

她一生酗酒，她说酒使孤独发出声响，这使得看到这段文字的酒鬼们深以为豪。

1996年，当她离开人世时，除了酒鬼，或许全世界的作家们都感到了悲伤。

## 历史、音乐和词句

杜拉斯

我的生活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中心，这样的道路，这样的线条。在一些广阔的地方，让人认为有某人存在，那不是真实的，那里没有人存在。你的生活历史，我的生活历史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那是一套词语问题。要说我的生活小说，我们的生活小说，那是对人，但不是历史。只是在通过想象回忆过去时，生活才被注入了生的气息。

写一本书，我认为是从词开始的。可以是那样：我看见这些词，我把它们安置下来，句子是后来的，句子悬挂在词上，环绕在字的周围，它按它所能做的那样形成自己。字是不动的，它们是一声不吭的。有些词属于句子，有一些词则属于书。“沙漠”这个词拍击着全书的节奏。“情人”这个词也一样。另外如“白色”这个词：丛林哨站住宅的白色，河流遮蔽处墙垣的白色，白色人种的房子，孩子肌肤和白人少女肌肤的明亮的白色。“中国”这个词也侵入了全书……只是在重读这本书时，我才觉察到这一点。在《情人》中，有一种经常的、持续不断的隐喻。

没有哪一种作品不是音乐性的。在所有的场合中，书的安排都

是音乐性的。如果你不这么办，那么你写的就是别样的书，主题不是具有文采风格的书……那不是文学，不是自由。

自由，就需要有流畅的文字，比如我亲爱的妈妈。在我的头脑里，我不再感到她皮肤的馨香。在我的眼睛里，我不再看到她眸子的颜色。我记不起她的声音，除了那有时带着黄昏时分疲倦的声音。我不再听到她的笑声，既不再听到她的笑声，也不再听到她的呼喊。一切都过去了，我已经不再记得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如此容易地写到她，如此长时期地、如此延伸地写到她。她已经化作流畅的文字。

当人从地面的恶行中摆脱出来，而去描写赤道的天空；从恶的深渊转到蓝空深处；从恶的发源地转到无边无际的河流，那就是流畅的文字。而这是在你没有注意到，没有看到的情况下产生的。流畅的文字不表现自己，它在词的山峦上奔跑，它不强调，它几乎没有生存的时间。它从不“打断”读者，不取代他。它不提出任何说法，不作任何解释。

(王道乾 译)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 关于一本书

杜拉斯

书，就是两个相爱的人的故事。是这样：他们相爱而无成见。那是在书本之前发生的。我在这里说的，我不想书里说，但是现在我不应忘记把它说出来，尽管找到要说的字词有点困难。这种爱情寄托在不可能的写作之中。这是一种写作还达不到的爱情，太强烈，比人还要强烈。它根本不是组织而成。它活在黑夜，大多时间是在沉睡不醒之中。不，不，爱情一开始，一般也就自行组成，即使是在禁止体验它的全部阻力周围，它也要那么去做，给自己创造出种种风俗习惯。人们吃饭、睡觉，他们接吻，他们争执，又和好，还试图去自杀，有时他们又彼此脉脉含情，有时他们彼此离异，分开以后又回来，有时他们谈一些别的事，他们并不天天都是涕泗滂沱。在这里，他们什么也做不成，他们不做爱，他们在等待，等待混沌的黑暗到来，有时他竟想杀死她。我相信他一定会杀她，大概他真的做到了，不过我觉得那是一个勉强的结局，为时尚早。可以说，那是一种无主题的荒谬的爱情，这样说仍不抽象，不真切。不，这不是我已说过的那种爱情吧，一种已经在爱的爱情，它已经长久并且留存在一切人们可说是按照宗教品位论证过的那种境界之中，由此它可能接近于渴

求痛苦，接近于要求某种暧昧不明的理性，这种理性要求那种痛苦，以便追忆没有形象没有面容没有声音那种无显现的存在，不过它已经把人体整体地裹挟而去，就像是处在音乐功能的支配下，被引向那种与不知是从什么形式重负下解脱出来相伴随出现的激情。

是的，这样一本书就是在人们之间不被承认的那种爱情，他们禁止说出他们在其不了解的力量支配下相爱这一事实。不过他们是在相爱。这样说也还是没有说明白，那是无法宣告的。它无时不在逃遁避走。那就是无能。可是它毕竟存在着。在他们所共有的那种迷狂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又是属于个人性质的，也是他们感情的同一体。他们之间发生并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情况，他们从中是不是看到一些什么？我不知道。至于爱情，他们比别人更懂得在爱情中有所为而无言的含义，但是他们却不相当于爱情以便共同去体验。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就好像他们是另一些人似的。当有人说相爱，一般说他们是以爱情来相爱的，在这里，这些人并不懂得相爱，不过是经历一种爱情罢了。在他的嘴上找不到把它

说出的那个字。有欲望，在性方面，也不能表达，这就把爱情抽空了。随后就是喋喋不休，还要纵饮。不，不。对此，只有为之痛哭。

书上的那些人物，我认识他们，他们的故事我并不知道，正像我不知道的故事一样。我没有故事。同样，我也没有生活。我的故事，每天，每



老年时的杜拉斯

天的每一秒钟，都被生命的现实击得粉碎。我绝没有可能清楚地看到他们说的所谓的生活。只有关于死亡的思想，或是对那个男人和我的孩子的爱，才把我聚集归一。我活下来就像是绝不可能接近于一种存在模式。我常常问自己，人们叙述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是这样，叙事范例是有很多，都是以时序、外部事件作为起点。人们一般都采纳这种范例。人们从他的生活开始起步，沿着事件发生的轨道：战争，地点的变换更替，结婚，最后归结到现时。

这在一些书是难以触摸到的：这里的《80年夏》《大西洋人》在莎利玛尔花园中大叫的副领事、女乞丐、麻风病的那种气味、M.D.、《洛尔·瓦·斯泰因》，还有《情人》、海伦·拉格拉奈尔、学生宿舍、大河上的光芒。《大堤》已经变得不可触及了，某些与人有关因素由另一些因素取代，这些因素不致引动读者的好奇心。我极想让他读到，所以让故事保持一个距离，以减少危险，一切都应该归结到那个原初的故事，那个故事已经失落不见了。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情人》。所以在我一生中，包括两个少女和一个我。《大堤》的故事就是这样。

在1986年那个可怕的夏季，在写这最后一本书的时候，事情的发生，我并没有看到。在这个故事里，地点改变，当然，那是亲身生活过的，书在什么地点，在什么层次上，在怎样一个副词上说了谎的情况是很难发现的，可能仅仅在一个字上说过谎。我绝不认为在欲望方面说谎。只有男人遭到你的肉体严厉拒斥，那种情况才会发生。

无论怎么说，那本书讲的确是生活过的故事。我按特殊事例处理它，不是作为类型事例处理。写作的时间也许已经过去，经受过的痛苦我必然时时都会回想到。痛苦总是要留下来的，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感情也是一样。在《情人》或是《痛苦》中，感情依然是灼热的，还在拍击跳动。这种感情在这些书里还发出回响，一有风吹草



《情人》，让·杜拉斯闻名于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自传性。

动,那些声音在我耳中都能听到。在这时,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

我是被那些人掺混到一起了。而我所做的就是讲一个不可能的故事,就像我在一个女人与一个同性恋者之间讲一个可能的故事一样,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讲一个爱情故事,爱情故事永远是可能的,即使它在那些人眼中显现为不可能,那些人与写作是相距很远的——因写作并不是与可能的样式相关,或者说,与故事不相干。可能,我是有意说到这个问题,甚至就在这里说,但是不成功,做不到,我的意思是说:在他们中间,只有爱情,而没有爱情故事。也就是说,我想说的是指有一次在他们相互关系的交会点上,在某一天夜里,爱情像一面光的网在黑暗中显现。可能有一次,在某一个确定的时刻,故事直接指向爱情。

如果写虚假的东西,即使是略带虚假,让我取得很大的成效,这在我也是极其少见的。为弄清这一点,我现在无疑正竭尽全力写这本书。我必须进入最佳的感情状态,以求好好对待这本书,我不应该像对待伤害人、仇视人的对象、一种击向自身的凶器那样去对待它。有什么情况发生就让它发生吧。

好像听到人说过,写作无法再向上提升,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总是已经走到门前看见大门紧闭就止步不前了,可是我认为正好相反,写作仍然通行无阻,什么都可以穿行而进,大门紧闭一样可以长驱直入。这样,书一定有什么同罗兰·巴特式的潜在文论相近似,我有许多思想,我要把它炫示于外,小说有时就是证明,例如那些获奖小说。换句话说,我还没有从中走出来。我处在历史环境下,像我沉到海里,投入一条长河,但是,把爱情、人野蛮化,仍然不充分,对我来说,我是太重要了。距此还相差很远。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每天经历的事并不就是每天发生的事。发生的事就是那没有经历过的当天出现的最为重大的事。无事



电影《情人》海报

发生，那恰恰是最值得加以思考的事件。也许应该带着我的行装、我饱经风霜的容颜、我的年龄、我的职业、我的狂暴、我的疯狂进入写作，也带上你，你也应该留在书里，带着你的行囊、你的光泽的面容、你的年龄、你的悠闲放任、你的可怕的狂暴、你的疯狂、你的惊人的超凡入圣。但是这仍然不够。

什么妥协，什么在样式上需按惯例做出“合理布局”，对它嗤之以鼻，丢掉它，这种爱情的不可能性我要面对面去抗争，我们没有后退，我们也没有救援。这是一种来自远古的爱情，简直不可想象，又是这么奇诡，我们并不在意，对它我们不需去勘察体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经受它就像它原本现身于其中一样，不可能，确实，但不要去干预，也不要去做什么，以求免遭残害免受痛苦，不要逃避，不要摧残，也不要走离。但这还是远远不够。

在交付书稿之前，一直到最后一天，在这期间，我认为可能我还是不要把书稿拿出来出版，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思虑这件事，可是太晚了，最后还是他们占了上风，拿去出版了。

(王道乾 译)



年轻时的杜拉斯